

## 大家马健翎（代序）

陈彦

马健翎先生对于今人来讲，可能已经有些陌生了，但一提起他的诸多戏剧作品，人们当会感受到他的分量，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现代戏《血泪仇》《穷人恨》《中国魂》《十二把镰刀》《大家喜欢》等就出自他的手笔，而至今仍是一家剧团经典保留剧目的《赵氏孤儿》《窦娥冤》《游西湖》《游龟山》《四进士》等传统戏，更是经过他的悉心删改才生命鲜活，久演不衰。有人说马健翎的戏剧成就，重在对诸多传统历史剧的重新打造和整理改编，其现代戏由于趋时随世，时过境迁，已成明日黄花，而我以为恰恰是对现代戏的开创性贡献，才更加奠定了马健翎作为戏剧大家的不朽历史地位。在民族现代戏曲初创阶段，曾经出现过把朱德总司令当“大花脸”装扮，毛泽东当“红生（红胡子）”装扮，周恩来也是戴着诸葛亮式的“黑三缕”，摇着“鹅毛扇”的形象。想咱们的“朱总司令”扎一身大靠，挥一条马鞭，出场先威风凛凛地“哇呀呀”喊叫一通，然后将胡子来回摆扎几番，拿腔卖调地自报家门：“俺——总司令朱德是——也！”那是怎样一种滑稽幽默的场面，据说连宽厚的朱总司令听说后都笑出了满眶眼泪。而马健翎创造的现代戏，一开始就注重对生活的真实模仿与提炼升华，不仅具有生活的原汤感，而且注重“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美学把握，最终发展成为让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现代戏曲艺术。因而，在中国现代戏曲史上，怎么强调马健翎的功绩和地位都是不过分的。

马健翎1907年生于陕北米脂的一个飘着书香的贫民家庭，父亲做过多所学校的教员，后因主张“革政治，雪国耻，废八股，办新学，讲白话，反迷

信，以教育学生”，遭旧士绅攻击而去职。兄长做党的地下工作，遇叛徒告密而就义。二哥与妹妹也都做着与社会进步相关联的事，这给马健翎的成长环境营造了极其特殊的氛围。加之米脂这个出产美人的地方，商业活动特别发达，演艺市场火爆，有时各类戏班一月数次光顾，马健翎幼小的心灵便播下了丰富的戏剧种子。他不仅陆续学会了多种乐器，而且还练就了一手讲故事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对于戏剧创作来讲，可谓是最重要的“入辙”前提。由于在学生时代就演“宣传进步主张”的“文明戏”，当教师后，又利用课堂阵地和寒暑假外出从事相同活动，险些遭国民党逮捕。无奈之下，逃往北京，一边在北大选修哲学、《诗经》和宋词元曲，一边广泛涉猎戏曲精粹，不仅反复亲睹了梅兰芳等艺术大师的精彩表演，而且对其他剧种的特色、形态也一一熟知起来。以致后来经人举荐，到河北清来县（现属河南）任教时，已成为能自编自导自演“让观众泪流满面”的抗日话剧的“戏剧多面手”了。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全国政治形势急剧变化，“四处流浪”的马健翎很快回到陕北，应邀走上了延安师范学校校长的岗位，先是领导学生组建了“乡土剧团”，由于好戏连台，观者如潮，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紧接着，便在毛的倡导下，与诗人柯仲平一道，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由此，一个民间“戏剧爱好者”，便日渐走入绚烂壮阔的戏剧大家之路。

综观马健翎的创作，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前）的现代戏创作，二是西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传统戏改编与创作，两个相对完整而又独立的单元，构成了马健翎丰富多彩的戏剧世界。著名作家丁玲、文艺理论家周扬和许多老一代文艺家，都曾撰文评介过马健翎的文艺创作功绩，有学者甚至这样肯定马健翎延安时期的创作“如果有人问，谁的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陕甘宁边区的生活，我们的回答首先是马健翎。”无论是在生活视野还是历史视野上，马健翎都对边区生活与波澜壮阔的政治军事斗争画卷，以及老百姓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提供了最鲜活的生命记忆。他的《中国魂》《十二把镰刀》《血泪仇》《大家喜欢》《一条路》《好男儿》《查路条》《穷人恨》《保卫和平》等剧的成功演出，不仅鼓舞了抗日士气，对旧的统治也起到了摧枯拉朽的作用，连美国朋友斯诺都几次对毛泽东讲“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武器了，也没有比这更巧妙的武器了。”这些剧目中的

诸多片段，由于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且具有真实的感情力量，而成为盛演近七十年不衰的“红色经典”。尤其是作品中始终如一的底层老百姓的生命呐喊之声，引发了整个陕甘宁边区乃至所有解放区军民的情感互动，因此，他被边区政府授予“人民群众的艺术家”称号。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由于柯仲平、马健翎和民众剧团的实践，使善于由形象思维进入抽象思维、由点到面、由地方性上升到普遍性的毛泽东，很快抓住了“你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又往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民众剧团团歌）”的“民众意识”，再结合他的诸多调研和思考，发表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老艺术家胡采曾回忆说“毛主席总结、研究、吸取了多方面的经验教训、情况和问题，其中也包括民众剧团的经验在内，发表了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如果说战争时期他是以现代戏创作为主，那么和平时期则把传统戏的创作改编放在了首位。两个时期虽然都有相互交叉的创作式样存在，但总体看，侧重点是异常显明的。在解放区，他的创作特别贴近生活，注重反映当下现实；而新中国成立后，则趋向于历史传承与推陈出新。这是在“战争”与“和平”条件下同时推动戏剧进程的不同方式，也是一种目标高远的民族戏曲建设思维和心态。在西安，他先后对秦腔《四进士》《游龟山》《游西湖》《窦娥冤》《赵氏孤儿》等一大批传统戏，进行了“旧瓶装新酒”式的梳理改编，这在今天看来，都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创新工程。由于传统戏在观众心目中深入持久的积淀和影响，如何保留精华，去其糟粕，便是一件需要十分谨慎的事。马健翎对传统之审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好像一个考古学者，一个珍爱古董者，在发掘一件珍贵的古物，小心翼翼地唯恐它受到一点损害。”正是这种特别的珍爱和呵护，才使他的“发掘”每每能化腐朽为神奇，最终获得观众与戏剧史的深切认同，不似今日的某些“传统改编”，已在解构、颠覆和“借壳生蛋”中把精华葬送殆尽了。马健翎的创作实践所留下的最宝贵经验是：戏曲必须走大众化的路子，既要反对庸俗，更要反对一味地雅化，戏曲史上“花雅之争”的“雅部”败北，已有前车之鉴。马健翎每次将剧本创作完稿后，先要拿去给炊事员们念，如果这些人听不懂或者不喜欢，他就会反复修改，直到他们点头为止。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健翎的成功，很重要的来自于他对民族戏曲

本质的谄熟与圆通，如果只是寻求在剧坛上的怪叫一声，从而招来一阵热炒，混个圈内“脸儿熟”，恐怕他的创作与改编实践，早就随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含冤去世而灰飞烟灭了。

马健翎不仅在艺术创作上独领风标，而且在艺术管理上也匠心独具，功莫大焉。他1941年从柯仲平手中接过民众剧团大旗，1949年率团奉调进入西安，尽管当时身兼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陕西省作家协会和戏剧家协会“双料主席”，以及其他诸多职务，但他始终把根扎在民众剧团（1949年更名为西北民众剧团），在他看来，唯有“扎扎实实搞戏才是本行”。即使后来上面对他有更高的升迁动议，他都婉言谢绝了，甚至连省作家协会主席一职也主动申请辞去，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戏剧创作和管理上。马健翎的“管理经”与今天最时髦的“现代管理学”比较，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妙，其核心一是“先把人拢到一起”，这种人才观，不仅把西北五省区的众多戏曲精英“抻在了一堆”，而且还把远在福建的著名画家蔡鹤洲、蔡鹤汀兄弟都吸引来为剧团“画布景”了。二是“观众不买账啥都不顶”。这不仅是一种创作指导思想，更是一种经营理念，正是这种理念，才使诸多作品具有了经久不衰的传承品质。三是“一棵菜精神”。所谓的“一棵菜”，就是一台戏的演出要像一棵完整的大白菜那样有向心力，偕同力和协调性，这不正是现代管理学说得云山雾罩的团队精神吗？马健翎把舞台艺术中的演艺“验方”，用作团队管理，不仅形象明了，而且朴素实用。始终把各种艰深的理论转化为深入浅出的朴素实践，这便是马健翎获得创作与管理双丰收的根本经验。加之他真正的爱戏、懂戏、用生命营养戏的情怀与精神，最终把一个“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乡土剧团”，带到了集研究、教学与示范演出于一体的“西北秦腔最高学府”的艺术高地。

马健翎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他的百岁诞辰日趋临近，面对这样一位戏剧巨人，我们深深感到学习、传承、借鉴、纪念的迫切和重要。几乎是自发的，近百名艺术家和管理者捐了款，大家的共同愿望是，给马健翎塑一尊像。大家普遍觉得，尤其是在今天，给富有开拓精神、创新精神、吃苦精神、淡泊名利精神和民众精神的马健翎塑像，具有特别的时代价值和意义。马健翎昔日的文学秘书、今日的国家著名导演陈薪伊在上海听说后，先带头慷慨解囊一万

元。著名表演艺术家李瑞芳，更是感念师德风范，以两万元巨资推动雕像落成。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作家协会都以特别的方式，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一道，将共同的创始人马健翎，永久性地树立在了这块滋养过他、他又深情反哺过的大地上。马健翎是无愧的戏剧大家，更是大家永远的马健翎。

2006年3月19日于西安  
（原载于《美文》2007年第四期）

## 目 录

### 上 册

一条路·····	1
查路条·····	20
好男儿·····	41
十二把镰刀·····	59
血泪仇·····	81
大家喜欢·····	170
一家人·····	222
穷人恨·····	300

### 中 册

鱼腹山·····	397
两颗铃·····	470
中国魂·····	548
蟠桃园·····	607
雷 锋·····	686

## 下 册

飞虹山·····	763
四进士·····	811
游龟山·····	873
赵氏孤儿·····	928
游西湖·····	979
窦娥冤·····	1013
编后记·····	1054

## 一条路 秦腔

编剧：马健翎（1938）

### 人物表

刘 公：年六十余岁，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

老 媪：（刘公妻）年五十余岁。

虎 儿：（刘公子）壮年农夫，年二十七八。

媳 妇：（虎儿妻）年二十五六。

环 儿：（虎儿女）七八岁的小女孩。

军官（中国）：（一名）

中国兵：（四名）甲、乙、丙、丁。

日本官：（一名）

日本兵：（四名）甲、乙、丙、丁。

难 民：（四名）甲、乙、丙、丁。

（旧形式，新内容，秦腔、山西梆子、京调都可以随意排演。）

时间：一九三八年。

地点：山西汾阳。

## 第一 场

刘 公（引）虎狼抖威风，抱头听吉凶。

（念）平安虚度六十春，  
国家大事概无闻。  
飞机大炮从天降，  
逃东跑西弄不清。

（白）老汉姓刘名和，乃山西汾州府刘家庄人氏，自幼务农为生，一家人勤勤恳恳，倒也勉强度日。只想平安度过一生，不料东洋鬼子，欺我中国无人，武力侵略，到处横行，闻听人说，太谷失守。我想太谷落于贼手，平遥必然吃紧。平遥要是有什么差错，汾阳如何得了。不免叫出家中老少，共同商议逃难之策。便是这个主意。环儿！

环 儿（内答）爷爷！

刘 公 请你祖母、母亲到前边来。

环 儿 是！

[环儿扶老媪上，随后跟着媳妇。

老 媪（念）远闻大炮轰，每日祈神灵。

媳 妇（念）心慌神不定，不知吉和凶。

（众人落座）

老 媪（白）唤我们前来，有何话说？

刘 公（白）是你非知，今日清晨，我到庄前庄后游散，见人心惶恐，东奔西跑，他们说日本鬼子已经把太谷夺去了。

老 媪（白）啊哟不好，想我们娘家一门老少，都在平遥，离敌人很近，但不知他们能否活在世上。唉！难见的亲人啊！

刘 公（白）这样的荒乱年间，死了的人，不知有几千几万，我们伤心也伤心不过来了。

媳 妇（白）战事如此吃紧，我们这一家人，该往哪里逃生？

刘 公（白）我叫你们前来，原为此事相商。

老 嫗（白）我想我们凭着门前的几亩田地，勉强度日，若是逃往他乡，一来没有路途盘费，二来往后的日子如何得了！

刘 公（白）我也曾这样想过，怎奈那日本鬼子，十分残忍，他们若是来了，你就是老老实实当一个好百姓，他也会要你的命呢！

老 嫗（白）唉！真是无法可想！

环 儿（白）爷爷！阎督办不是有很多的兵吗？有马有枪，枪上还有明晃晃的刀子。难道还挡不住日本鬼子么？

刘 公（白）咳！傻孩子，那日本鬼子，如同恶狼饿虎一般。用他那不讲理的飞机大炮，到处乱轰，你姥姥的家，让他们占了。

环 儿（白）啊哟！不得了！姥姥的家要是让鬼子抢去，我小翠姐姐，该到哪里睡觉？还有我的一支小木马，不知道还在不在啦。（略做沉思状）不要紧不要紧，我姥姥家有一只大黑狗，谁也进不了他们的门的。

老 嫗（白）咳，傻孩子呀。

刘 公（白）媳妇。

媳 妇（白）爹爹！

刘 公（白）你将咱们家中那些零碎首饰银器，收拾在一起，带在身上，若是风色不好，我们只好逃跑了。

媳 妇（白）是！

老 嫗（白）虎儿看他舅父还未曾转回，等他还家，咱们从长计议。

刘 公（白）能收拾的，先就收拾，大料凶多吉少，虎儿回来，也只有跟我们一起逃走。

[一阵锣鼓，虎儿昏头昏脑，脚步不稳地走出来。刘公将他扶坐在凳上。

老 嫗（白）虎儿醒来，为娘的在这里。

刘 公（白）虎儿醒来！

虎 儿（慢慢睁开眼，猛见人，吓得躲开，扬手发抖）（白）你……你们是

什么人?

老 媪 (白) 虎儿, 为娘在此!

刘 公 (白) 虎儿不要害怕, 你到了自己的家中。

(此时媳妇与环儿, 抖着在一旁呆视)

虎 儿 (白) 噢! 你……你是老爹爹! (转眼看见他娘) 嗷! 我的老娘呀!

(唱) 见老娘不由得珠泪滚滚, 好也是, 万把刀刺痛我心, 平遥府被鬼子抢夺去了, 我外祖一家人全都丧命!

老 媪 (白) 哎哟! (昏去)

(唱) 听一言吓得我真魂不在, 三魂渺渺转回还, 我这里哭一声富全兄弟, 那……那是我的好兄弟……咳……不见兄弟在那边, 若要姐妹重相会, 除非南柯一梦间。

(白) 罢了, 兄弟呀!

刘 公 (白) 我儿怎样逃出虎口?

虎 儿 (白) 日本鬼子, 打进平遥县城, 直杀得鸡犬不留, 血流成河, 我外祖母家中男女老幼, 任他凌辱! 当他们拿起枪刀之时, 儿我不顾生死, 跳出院墙, 耳边听得枪声乱响, 人声哭叫, 可怜他一家人尽被杀死了!

刘 公 (白) 敌人是否有西犯汾阳的行动?

虎 儿 (白) 啊哟爹爹! 孩儿一路上几次遇险, 亲眼看见, 日本鬼子开兵过来了。

刘 公 (白) 啊哟不好! 敌人马上就要到来, 我们赶快逃走!

众 人 (白) 该往哪里去?

刘 公 (白) 事到如今, 到处慌乱, 谁能断定去处, 只好到哪里就算哪里了。媳妇!

媳 妇 (白) 爹爹!

刘 公 (白) 赶快收拾衣物。

媳 妇 (白) 是! (下场)

[此时众人呆然不动, 媳妇带衣物抱一小孩上。]

虎 儿 (白) 你们女人家总是离不开娃娃儿女。这般光景还要他做甚?

媳 妇（白）一路上，你我轮着背抱，留他一条小命吧。（哭）

虎 儿（白）二老爹娘上了年纪，沿路上，我要扶持老人家们前行，谁能顾得了他。

老 媪（白）嗯……我儿这就不是，想我二老这大把年纪，只有这一个小孙子，怎舍得丢弃？你不抱他，来来来，我来抱他。

虎 儿（白）妈妈不要生气，孩儿抱着他走就是。

老 媪（白）这还罢了。

环 儿（白）妈妈，你为什么不带枕头，晚上怎么睡觉？

虎 儿（白）（把环儿打了一下）谁要你多嘴。

刘 公（白）不必同孩儿生气，赶快逃走！

（大家拟出门）

（白）且慢，我们走后，刘门祖先，从此无人供奉，大家走到神柱跟前，最后把祖先拜得一拜，也算尽了咱们后辈儿孙的心了！

（唱）恨日本害得我刘门好苦！

虎 儿（唱）跑四海到天涯怎样谋生？

老 媪（唱）到神前不由人珠泪滚滚。

刘 公（唱）跪平地只觉得心内酸痛。

（白）祖先呀，前辈的老人！想你们辈辈住在这里，至今有二百余年之久，谁知到了后辈儿孙之手，东洋鬼子眼看杀到门前，将这祖传的田园土地，不得不忍心丢弃，逃往他乡，祖先们若有灵，神灵早离故土，后辈儿孙就此拜别了。

（唱）我这里泪汪汪弯身下拜，  
尊一声祖先灵细听我音。  
今日里不得已别了故乡，  
但不知是何日才能回程。

（大家起立，相视而哭）

（白）大家不必只顾啼哭，赶快动身逃走哇！

虎 儿（白）走……（不动）

老 媪（白）走……（不动）

媳 妇 (白) 走…… (不动)

(忽然锣鼓紧张, 闻远处人声叫喊)

刘 公 (高声叫白) 走哇!

[一阵紧张的动作, 老媪连倒数次, 一家人惊慌下场。]

## 第 二 场

[一群难民——四个——上, 他们狂癫样子, 对视而哭。]

难民甲 (唱) 恨日本凶如狼, 杀人放火,

难民乙 (唱) 将我的全家人杀个精光。

难民丙 (唱) 好房屋好田园全都丧尽,

难民丁 (唱) 赤条条空两手来到他乡。

难民甲 (白) 诸位难友!

众 人 (白) 老兄!

难民甲 (白) 我们从火坑里逃奔出来, 路上丢弃了妻子儿女, 受尽人间痛苦, 白天晚上, 跑了将近半月, 每日遭逢几次危险。到如今, 还不能找到安然所在。难道我们一直跑死不成!

难民乙 (白) 我们大家该想一条活路才是。

(大家做思状, 忽然锣鼓紧张, 人声哭喊, 飞机从空而来, 逃众伏地颤抖, 一弹掷于丙旁, 丙死)

难民众 (对哭)

(白) 我们如何得了!

难民甲 (唱) 飞机大炮头上来,

难民乙 (唱) 炸死同胞有万千。

难民丁 (唱) 跑东跑西难逃命。

众 人 (唱) 眼看性命到眼前。

[又一阵紧张锣鼓, 逃众慌忙退场。]

### 第三场

刘 公（幕内叫板）走哇。

（唱）一家人来至荒郊旷野，

[刘门一家人颠扑而上，大家对哭。

（接唱）老的老小的小好不惨然。

可怜我年迈人气衰力尽，

可怜我小孙孙举步艰难。

头顶上不时地飞机摔弹，

无处躲无处藏性命难全。

无奈何我把苍天怨，

苍天爷你为何不来睁眼。

我刘门一家人辈辈行善，

为什么遭逢了这样天年。

到如今前无路后有凶灾，

一家人到何处去把身安。

老 媪（倒地白）我实在走不动了。

刘 公（白）趁此时四下无人，我们休息了吧。

环 儿（见路旁一死人，惊叫）妈啊！又一个死人。

虎 儿（打环儿）一路上，见过多少死人，老要大惊小怪！

（环儿哭个不停）

虎 儿（还打环儿）你哭，你再哭！（环儿更哭）

刘 公（白）虎儿！

虎 儿 爹爹！

刘 公（白）你看我遭逢这样的灾难，孩子跟随我们东奔西跑，也够痛苦，你怎忍心跟那不明白的小孩子（哭）常常生气哪！……

虎 儿 (哭) 唉! 我的老爹爹!  
(唱) 非是孩儿多生气,  
孩儿也知父子情。  
老父老母难扎挣,  
谁能照管小畜生。  
若是他们都死了,  
双亲与我好逃生。

刘 公 (哭) 唉, 我的儿哪!  
(唱) 我儿不必那样想,  
听我把话说心上。  
我与你母年纪老,  
不久就要见阎王。  
后辈儿孙有希望,  
刘门靠他增荣光。  
我儿你把心宽放,  
我二老你不必挂在心上。

虎 儿 (白) 爹爹呀!  
(唱) 老爹爹你不必那样思想,  
有孩儿我岂肯不顾爹娘。  
儿孙们到将来还有希望,  
二爹娘年高迈全靠儿郎。

[全家对哭, 忽然锣鼓紧张, 大家惊缩一起, 中国兵上。]

刘 公 噢! 原来是我们中国的将军。

军官 (中国) (白) 老丈你从哪里到此?

刘 公 (白) 我从汾阳逃到这里。

军官 (中国) (白) 可曾看见日本鬼子?

刘 公 (白) 幸喜未曾遇着日本鬼子。

军官 (中国) (向士兵们) 同志们! 此地并未走过鬼子兵, 他们向哪里去了?

众 兵（白）我们再到前边侦察。

军官（中国）好！老丈请在，我们去也。

[兵先下，军官随后。

刘 公（白）慢着！官长！慢走一步，小老儿有事相求。

军官（中国）（白）老丈，有话请讲。

刘 公（白）我儿正在少年，力粗气壮，小老儿让他跟着官长，一路上牵马坠镫，侍候大人。不知官长意下如何？

军官（中国）（白）打日本是我们大家的事，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你儿若是愿去，我们非常欢迎。请你与他商量，随后追来。请！（下）

刘 公（向虎儿）儿呀！

虎 儿（白）爹爹！

刘 公（白）你看日本鬼子，说不定马上就要到来，眼看全家性命难保，你跟官长一同前去。为父上了年纪，不能跟随，只好在这里照看他们，（指全家老幼）我儿意下如何？

虎 儿（白）父母妻子都在这里，要死大家同死，孩儿岂肯独自逃生。

刘 公（白）我儿这就不是，为父也舍不得离开了你，怎奈情势如此紧张，你若老守我们，全家人就谁也不能逃生，儿呀！说是你走吧！

虎 儿（白）孩儿舍不得二位老人家！孩儿我不去！

刘 公（哭白）虎儿！儿呀！事到如今，你还是留恋我们，若是全家丧命，日后就没有替我们报仇之人，刘门从此就断了根呀！

（唱）叫我儿随官长大步前行，

保存刘门一条根。

日后若有好机会，

打倒日本你再把家回。

（父子对哭）

（白）儿呀，说你快走！走！

虎 儿（白）孩儿我不去！

刘 公（白）走！自古常言讲得好，这“孝敬不如遵命”，难道你让刘门断后不成？

虎 儿（白）爹爹不必生气，孩儿前去就是。

（唱）老爹爹命我去投军，

不去爹爹不容情。

无奈何只好从父命，

抛弃双亲独自行。

含泪拜别家中人。（跪拜二老）

（唱）那……是老爹爹……

刘公、老媪……那……是我的儿呀！

虎 儿（唱）哎……我的爹娘！

刘公、老媪 我的儿呀！

媳 妇（唱）哎……我的夫呀！

虎 儿 跟随那官长杀敌人。（下）

（刘公遥望虎儿忍痛转身）

老 媪 儿呀！

刘 公（白）哭个什么？（看了大小一遍，又望前边）

（哭）儿呀！

（一阵紧张的锣鼓）

（白）大家赶快逃走！

〔老媪倒地，刘公扶起欲走，日本兵赶到。〕

日本兵甲（以枪口挡住刘公）（白）哪里走！（逼刘门一家到中场）

日本兵丙（白）你们身带什么财宝，早早交出，如若不然，你们来看，（以枪示众）马上就送你们到阴曹地府。

刘 公（白）我们庄户人家，哪里来的金银财宝！

日本兵丙（白）难道你们就不带路途盘费？

刘 公（白）我们贫穷之人，哪里来的路途盘费。

日本兵丙（来到老媪前）带什么首饰银器，快交出来。

（老媪呆望，颤抖，无语）

（日兵丙先到环儿前，抓住她的耳朵）

（环儿尖叫躲闪）